



\*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就当今方兴未艾的明清史研究而言,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无不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是形势喜人的所在,但亦不可称其为尽善尽美。事实上,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内,尚有许多未知的史料有待发掘,有许多前人没有涉及的课题有待探究。即使前人已经有所涉猎的课题,若是转换研究的视角,同样可以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多年浸淫于明清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问题之一,只要广泛阅读过明清史料的人无不感觉到,明清两代的发展尽管其中有一定的波折,但总体上是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生活已经从纯粹的“劳作”层面转向“享受”层面。这就导致了消费生活的繁荣,人们更多地关心自己工作之余的休闲,即如何找到一些“逗闷的乐子”,去打发闲暇时光。为了对此问题做出更好的解答,我们不得不

去关注明清时期相当兴盛的旅游业,尤其是独树一帜的江南游船业。问题之二,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州、县儒学,明清时期已经建立起一套颇为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但科举考试制度的深入人心,确实又使这些官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于是,才有民间书院的崛起乃至发达。然就书院而言,明清两代亦稍有不同。明代的书院与讲学风气合一,更多地属于“私学”的性质,而且游离于官方的科举考试制度;而清代的书院,则与汉学风气相关,已经融入到官方的教育体系之内,甚至服务于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是清代的书院制度,其间亦有自己的演变历程。鉴于此,我们又不得不去关注清代书院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书院的基本状况。

这两个问题,我自己一直试图寻找答案,却均无功而返。这次有幸先读宋立中与徐永文、白新良所撰关于明清江南游船业与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发展的论文,确乎让我疑问顿释。谓予不信,那么读者诸君不妨自己仔细读下去。

## 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

宋立中

(福建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船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游船则是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代,江南游船的经营区域广泛,游船种类因时因地而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游船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采用新材料、新式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人。游船业的发展除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可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和商业贸易往来,从而提高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明清江南地方政府游船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做法及其效果,使我们对旅游服务业应采取较为弹性的态度,深入挖掘江南传统旅游文化资源对推进今天江南乃至全国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游船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4-0050-08

江南人自古好游,但是直到明清时代,旅游才成为封建士大夫、富商大贾、妖姬靓女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自觉行为。《吴县志》记载:“吴人好游,

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差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

\* 收稿日期:2007-02-22

作者简介:宋立中(1963-),男,江苏泗洪人,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兼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旅游文化、旅游理论以及明清社会经济史。

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sup>①</sup>江南为水网地区，无论人们出行，还是生产劳动，都离不开船，随着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娱乐休闲活动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sup>②</sup>。而上述吴人好游是有条件的。其游地指江南的自然地理条件，即有众多的风景秀丽的旅游地；其游具和游伴则是服务于人们的旅游活动的工具和服务人员。江南的游船则是这两者的最好体现<sup>③</sup>。本文即从江南的游船这一独特视角来探讨明清时代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旅游休闲活动之一斑及封建政府对旅游业的态度。

## 一、明清江南游船业的主要经营区域

江南游船活动区域当然以著名风景区和旅游胜地为主要的活动范围，主要有苏州的虎丘山塘、南京的秦淮河、扬州的保障湖、无锡的惠山河以及开埠后上海的黄浦江等地。

南京作为明帝国两京之一，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麇集之地。秦淮河房闻名天下，青楼艳妓招摇其间，所以张岱说，“秦淮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每当端午节来临，“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联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屋，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徽钹星铙，宴歌旋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sup>④</sup>卷4，秦淮河房，107 苏州葑门外的荷花宕每当盛夏，游船毕集，蔚为壮观，张岱极写该处游船之盛。“楼船画舫至鱼鲤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写，汗透重纱”<sup>⑤</sup>卷1，葑门荷花，23；虎丘山塘也是游船繁盛之地。清人顾禄对虎丘灯船有详尽的描写。他说：“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四窗八拓，放乎中流，往而复回，篙橹相应，谓之‘水鬃头’。日晡，络绎于冶芳浜中。行则鱼贯，泊则雁排。迨暮施烛，焜煌照彻，月辉与波光相激射舟中。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sup>⑥</sup>卷6，虎丘灯船，135 虎丘山塘灯船之盛况历来成为过往的文人士大夫吟咏的对象。“笙歌碧舫满平湖，强半年时旧酒徒。一片

画楼遮忽断，绿阴浓处有当垆。”<sup>⑦</sup>卷1，虎丘即事 “正是乘流海上回，华灯画舫一时开。座中笛色无聊赖，美杀邻船聒耳来。晃漾琉璃门月华，綉縕香起隔窗纱。女郎何事羞灯影，耀首明珰露鬓鸦”<sup>⑧</sup>卷13，中秋虎丘灯船口号；松江府城四门没有南京和苏州那样相对封闭且开阔的水面，因而在明代嘉靖时尚无游船。“自隆庆初年，仅数航入郡。而松人用以设酒者无虚日。自是游船渐增，而夏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盛矣……而中秋月夕甚著，其后游船箫管不绝。”<sup>⑨</sup>卷2，记风俗

扬州自古繁华，隋唐以来，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地当漕运孔道（即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早在隋朝就盛名于天下，是闻名全国的大码头。明清时代更是常盛不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扬州的地位更加重要，两淮盐商麇集其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休闲娱乐消费几于暴殄天物，加之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扬州盐商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极力报效。凡此种种，推动了扬州休闲消费的规模，而画舫等游船是休闲娱乐的重要载体。扬州的游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小东门码头和保障湖。“小东门码头在外城脚。城脚有五敌台。画舫码头有三：一在钓桥下，一在头巷，一在二巷。头巷、二巷在头敌台，画舫二十有七，今增至三十有三……每逢良辰佳节，群棹齐起，争先逐进，河道壅闭，移晷不能刺一篙。”<sup>⑩</sup>卷9，小秦淮录，188—189 保障湖是扬州游船最集中的地方，乾隆时人李斗对其中各种游船有详尽的描述<sup>⑪</sup>卷11，虹桥录下，240—241，俟后再论。

在一些旅游休闲消费相对较少的江南其他府州县城也有游船为游人提供服务。比如常州府无锡县。晚清人秦锡光称：“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其后改泊小尖，非纳凉时即泊各船原泊处”，并附《竹枝词》一首：“蓉湖湖上绿波生，画舫寻春载酒行。斜日河塘归棹晚，坐花醉月酱园浜”<sup>⑫</sup>卷71；苏州府昭文县“歌酒之画舫日益增，倡优之伎日益众”<sup>⑬</sup>卷1，风俗；常州府武进县、阳湖县“……而游者曰‘游船’，船载伎曰‘花船’，集白云溪。白云溪夹岸楼榭悬灯具，设宴其所亲，歌鼓箫管恒达旦，竞月乃罢”<sup>⑭</sup>卷1，輿地·风俗。由于史料的局限，在江南水乡的其他府县甚至乡镇的游船情况如何，尚难确知。

江南水路四通八达，不仅商业往来极为方便，游览娱乐也同样方便。南京和苏州、常州等大城市

① 对于明清江南旅游业的研究，主要有许周鸱的《清代吴地旅游消费与旅游业的勃兴》，《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陈建勳的《明清时期的旅游消费及其支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消费经济》2000年第4期；中国台北学者巫仁恕的《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55页。对明清江南旅游交通工具有所涉及，对江南游船略有提及，尚未作专门的探讨。

② 本文所指的江南地区主要是宁、镇、常、苏、松、太、扬等府州。本地区自然水文条件相似，风俗习惯大体相同，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往往将此区域作为狭义的江南概念加以探讨，尚有分歧，此处不赘。

之间，妓家画舫往来不绝，形成独特的江南水上游。早在明中后期，苏州虎丘山塘、南京秦淮河之间画舫彼此往来就已经很普遍。特别是苏州与南京之间，“至淮清桥乃与清溪合，缘南城而出水关……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闻，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sup>[11]</sup>卷2，两都，24。

## 二、明清江南游船的种类、名称及其盛衰变迁

明清江南游船因其功能、装饰以及水面的大小、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各异。主要有灯船、画舫（又称花船）、酒船、江山船等，每类中又分若干种。

袁景澜对苏州虎丘山塘中的游船描述颇为详细。他说：“苏城六门环水，大艚小舫，蚁集鱼贯……其船大者容数筵，四面垂帘帷，户之绮、幕之珠、璃窗之雕绣，金碧千色……就中最贵者灯船。其次名‘关快’。小者名‘荡湖船’，宽容一筵，坐五六人，不桨不帆，截然小阁子。”<sup>[12]</sup>卷1，苏台揽胜词 苏州虎丘山塘的灯船装饰极考究。香雪道人《南窗杂志》云：“虎丘山塘，七里莺花，一湖风月，士女游观，画船箫鼓。舟无大小，装饰精工，窗有夹层，间以玻璃，悬设彩灯，争奇竞巧，纷纶五色，新样不同。”<sup>[3]</sup><sup>135</sup> 苏州除虎丘山之外，还有邓蔚山、上方山等风景区，游船便应运而生。有的是为游人踏青郊游服务的，有的是为人们进香拜佛服务的。“比屋常厨饕海洋，游船直到山前。相逢尽说吴中好，四季时新吃著便。”<sup>[12]</sup>卷5，续咏姑苏竹枝词 酒船是为游人餐饮服务的，一般是前有画舫或游船，后跟酒船。也有的是流动酒船，不专门为某一游船游客户服务。在苏州虎丘山塘、南京的秦淮河房、扬州的保障湖上都有酒船。苏州虎丘山塘还有专门为旅游者娱乐准备的戏船。“花爨开场菊部陈，画船鷁首聚游民。象声口技偃师戏，多是江湖趁食人。”该《竹枝词》下的小注解释说：“时有船载女优，并集画船鷁首演剧。锣鼓开场，昆腔、弋调并奏，又有牵丝傀儡、象声鸟语，弄盆飞水诸戏法同时呈技，观者为之神怡”<sup>[12]</sup>卷3，虎丘即事诗；扬州“游人争唤酒家船，儿女心情更可怜。未出水关三四里，家家开阁整花钿”<sup>[8]</sup><sup>1306</sup>。扬州的画舫种类也很多，据乾隆时人李斗的记载，主要由驳盐船改制而成，谓之“鼓棚”。并将其改装成酒船，“大者可置三席，谓之‘大三张’，小者谓之‘小三张’”。以后不断改进，有“丝瓜架”、“飞仙”、“江船”、“摇船”、“牛舌头”、“划子船”、“双飞燕”、“太平船”和“玻璃船”等。“至于四方客卿达官以及城内仕宦向有官船，皆住北门码头，非游人所得乘也。”<sup>[7]</sup>卷18，舫扁录，403—407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十八《舫匾录》里详细地考辨了扬州游船名称的演变历史以及不同水域画舫的名称进行归类，颇有意味，由此可见江南游

船的文化内涵。比如“雍正间舫匾”、“乾隆间舫匾”、“高桥舫匾”、“便益门舫匾”、“广储门舫匾”、“天宁门舫匾”、“北门舫匾”、“小东门舫匾”、“大东门舫匾”、“南门上下两码头舫匾”、“西门舫匾”、“虹桥舫匾”、“平山塘舫匾”等。明清江南游船名称千奇百怪，诗情画意，颇有文化意味。比如“镜中游”、“驾云游”、“寻春”、“飞虹”、“落霞孤鹭”、“宛在水月鸣鹤”等等，不胜枚举。

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盛衰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歌舞升平，游船业便盛极一时，游船本身的制作、装饰以及服务内容都会与时俱进。秦淮灯船在晚明极盛。余怀在其《板桥杂记》中极力铺张秦淮灯船之盛景：

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栋，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归，游船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皆实录也。嗟乎！可复见乎？<sup>[13]</sup>上卷，雅游

明清鼎革，秦淮灯船不复往日气象，但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康雍乾时期，江南社会经济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达官显宦捧毂而来，人们娱乐休闲活动随之增加。继余怀《板桥杂记》之后，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便是记载乾隆年间的秦淮冶游盛况的代表作。其中对秦淮游船的记述反映出当时灯船已无往日的繁盛景象，但仍然让人叹为观止。“……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讫于仲秋。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虽无昔日灯船之盛，而良辰美景，乐事赏心，洵升平气象也。”<sup>[14]</sup>卷上，雅游 “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776—1777），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余游金陵在庚辛（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1780—1782）之交，已不见尔日繁华。”<sup>[14]</sup>卷下，狹事 秦淮河游船装饰考究，陈设精工。“秦淮河船，上用篷厂，悬以角灯，下设回栏，中施几榻，盘盂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设窗寮以便眺望。”<sup>[14]</sup>卷上，雅游 到了嘉庆年间，秦淮画舫的装饰随时异制。

画舫名色，悉于青溪。赘笔十余年来，更为华靡，前后悬裊风灯，皆嵌白玻璃，覆以珠络，仿佛似花篮，丈尺之地，多可至五六十盞。羊角者，弗屑用也。每际盛暑，抬去蓆篷，别以西洋印花布，如舫之大小，制作篷式。四角安

铁柱张之，避露透风，且益轻捷。若夫舫中器什，罔不精良，稍有未备，不特无人租赁，即舟子亦自顾减色。<sup>[15]</sup>

为迎合旅游消费者追新逐异、相互炫耀的心理，船主想方设法改进游船的装饰技法，不仅样式出奇制胜，且在装饰材料上采用最新产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商品开始倾销中国市场，原先的本土手工制品已为消费者所不屑。甘熙《白下琐言》谓：“秦淮灯船昔人称之，今则纯用玻璃，四面照耀。旧时羊角久无用之者，其船大者曰‘走仓’。小者曰‘藤棚’。近又有新式船，小于走仓而特大于藤棚者，谓之‘四不相’。出奇制胜，人争雇之，此亦厌故喜新之一端也。”<sup>[16]</sup>清末民初，江南游船又有较大改进，机器游船出现，一改往日缓慢的游湖节奏。杭州西湖“游船聚集处，即在湖滨公园之侧。除水月楼、兰首舫、四不像、板踏儿、小划船之外，又有汽船。其法用小划船一只尾置一小机器，机声轧轧，驶行如飞，极乘风破浪之乐”<sup>[17]</sup>。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秦淮游船一度凋零。“秦淮自遭寇乱，瓦砾堆阶，荆榛塞道，清溪遗迹徒剩照狐鸣。近年来稍复旧规，渐有游船来往吴中。名妓亦有至者，两岸笙歌，一堤烟月，承平故态，父老犹有见之流涕者。”<sup>[18]</sup>苏州虎丘游船之盛在明中后期，见前张岱《陶庵梦忆》所记。清嘉庆以前仍不减当年。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载：“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sup>[19]</sup>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破坏尤酷，“虎丘灯船名闻天下，兵燹后未经创造，山水为之减色。”<sup>[20]</sup>经济萧条，水旱天灾等自然灾害对旅游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晚清以来，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以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得江南传统手工业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特别是江南民众赖以生存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衰落，农村贫困化，城市不景气，再加之西北、华北多次灾荒的影响，江南的旅游业陷入一片萧条景象之中。

年常苏郡每届端午前后，各处名胜地方、画舫歌船、管弦灯火络绎不绝，今以年成既见不佳，贸易亦复多耗，加以豫晋捐输应接不暇，故游人士女到处萧条，而桂楫、兰桡尤觉无人唤渡矣。<sup>[21]</sup>

清末民初因交通条件的改善，画舫已失去往日繁华景象。张茂炯《吴门百咏》吟道：“轻摇柔橹羨船娘，画舫珠帘金粉香。一自马龙车水后，河滨终日系垂杨。”该《竹枝词》下的小注云：“吴门画舫四远闻名，自车子通行，无人顾问。”<sup>[22]</sup>

### 三、明清江南游船业的服务对象及服务内涵

通过对明清江南历史资料的梳理与考辨，我们

发现城市居民各阶层几乎都有利用游船游览的记载。但江南游船服务对象的主体主要是封建士大夫、商人、文人士女甚至普通民众等，妓女既是游船的服务对象，又是游船上的服务者。

首先，官僚士大夫是游船服务的主要对象，不仅他们有此消费水平，也有下级官员孝敬。“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sup>[13]上卷，雅游</sup>明末农民战争持续十多年，许多所谓名士、官僚避乱江右，“于时流寇江左，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羨李十娘者。”<sup>[13]中卷，丽品</sup>有些士大夫极力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名士风度，往往在休闲娱乐消费上标榜自己。“嘉兴姚壮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sup>[13]下卷，轶事</sup>明姚旅记载的一则史料也反映某些风流名士招摇侪辈的游湖举动。

“南中冬景只围炉闲话，余三时多游眺，而姑苏游山船更盛。王孟质尝暑月挟六七丽人洗发因城湖，好事者作《洗头歌》以艳之。”山阴人夏连叔作诗一首以记其盛：“炎炎日长如小年，青楼女郎昼不眠。三三两两齐扳缘，行人欲堕珊瑚鞭。好事王君兴独偏，欢呼共泛游山船。因城湖上浮漪涟，垂杨古木夹两边。”<sup>[23]</sup>

妇女中多是大家闺秀参与画舫游。嘉庆时金陵士女参与画舫游不是很多，“闺人间游画舫，则四围障以湘帘，龙媪雅姬，当马门侧坐，衣香鬓影，絮语微闻，亦有招名姬一二人以佐清宴者，唯惜舱中狭隘，无以安顿香枣，终必假熟识水榭，为更衣地耳。”<sup>[15]</sup>扬州则专门有供妇女游玩的画舫，称“堂客船”。李斗《扬州画舫录》载：“画舫有堂客、官客之分，堂客为妇女之称。妇女上船，四面垂帘，屏后另设小室如巷，香棘侧筹，位置洁净，船顶皆方，可载女舆。家人挨排于船首，以多为胜，称为‘堂客船’。”<sup>[7]卷11，虹桥录下，241</sup>

商人由于职业习惯，远在异乡，流动性大、消费能力强等特点，歌船画舫自然成为他们必游之具。苏州在明清时代是全国中心市场之一，各地商帮角逐其中，庞大的商人队伍必然拉动当地的消费档次。唐寅《阊门即事》诗就描绘这样的情况：“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sup>[24]卷2，阊门即事</sup>所以虎丘灯船的消费者很大一部分便是富贾豪民。“每良辰节日，豪民富贾竞买乘之，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竞艳。”<sup>[25]卷6，六月·虎丘灯船，214</sup>

开埠后的上海，欧风东渐，万商云集，娱乐休闲消费

不仅有本土的传统消费方式，还吸收西方的某些消费方式。因“沪上无画舫、水榭之胜，青楼妙选，多麴曲巷中。”<sup>[26]</sup><sup>144</sup> 上海声色消费成为休闲消费的主要方式。黄浦江万艘云集，沪上妓家便投商人所好。“向时，浦中贾舶停桡处，土人辄载衍院客溯洄其间……泊舟者声相应，即拢舟送至，衾稠笙笛咸备，晨钟初动，便来引去。于萍水中作鱼水欢，恬不为怪。”<sup>[27]</sup><sup>106</sup>

文人士子作为封建官员的后备军也是游船消费的常客。南京在明清两代作为贡院所在地，既组织过全国范围的春闹（明初定都南京），也举行过乡试的秋闹。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每年秋天士子云集，秦淮乃烟花之地，这些人成为画舫的主要服务对象。

白门佳丽世艳称之，旧院风流于兹未坠，若逢文战秋风之岁，远处流妓更接踵而来，遂使清溪水外半成脂粉之渊，红板桥头尽作笙歌之地。闻者心醉，见者魂消。刻下秋闹期迫，春梦痕新，每当水阁露凉，画栏风定，均呼小艇容与中流，此固极一时之佳兴也。然诸君之来此果何为者？试一回想，当亦而然自愧矣。<sup>[28]</sup>

广大小民主要不是在平时参与画舫之游。通常是在节日或神诞的纪念性活动中偶一为之。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贵贱等级，在这样特殊日子里，可以说是全民性的狂欢活动。比如传统节日的清明、端午和中秋等。苏州的虎丘山塘画船箫鼓终年不绝。特别是端午的龙舟竞渡时节，其规模更为庞大。

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士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画船箫鼓，已陆续聚于冶芳绿水间矣。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鬢影衣香，雾迷七里。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sup>[29]</sup>

江南游船的服务内容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餐饮与娱乐。

雇游船的价格因时因地因季节因等级而异，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因而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豪华灯船价格不菲。特别是在中元前后，正值盛夏，游人一方面借此游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暑。咸丰兵燹过后，苏州虎丘山塘便迅速恢复往日的繁华。“近有某宦自无锡包雇一只，于中元前后在山塘河游泳中流，为数日之乐。”该船“菜点丰盛，计灯三百余盏，五色陆离，照耀人目，与升平时著名之灯船曰‘沈茭白’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这样的豪华灯船是这位官僚用来在苏州装客游玩的。价格昂贵，“每日三十元”。即便如此，“连日逆水船生意甚好。水牌上几无虚日，皆以

看灯船为名，繁星照水，急管凝云，洵鼓吹升平乐事也”<sup>[20]</sup>；清末南京的秦淮河上的画舫分三个等级。“头号楼船四舱共三只，约洋十元。二号楼船三舱共四只，约洋四五元。三号楼船两舱共八只，约二、三元。小楼船一舱甚多，不及备载。送客上大船或至钓鱼巷，每次约洋二三角不等。酷暑纳凉，一二人雇此船者，舱中不点灯，谓之‘摸黑’，约洋七、八角。”上述价格并非全年如此，主要指天气炎热而言，“若天气寒凉及阴雨则价目即稍减矣”<sup>[30]</sup>。江南人游湖或游河，有的是上岸就餐，但为了不减游览的兴致，往往自备肴馔。但有钱人如富商巨宦往往由船家供应。苏州虎丘山塘专门有酒船为乘画舫游的人服务。许多过往官员的文集中都有吟咏苏州虎丘酒船的诗句。

“敬枕吴歆作，明灯酒舫多。有人仍襍被，天地不笙歌。凉月秋将半，长洲水乍波。麋城坐怀古，渺渺奈愁何？”<sup>[31]</sup>卷1，吴闳夜泊 常州人邵长衡专门就江南酒船作一首五言长诗。“峨峨白皓舫，漾漾十余丈……舟人饰供张，舟妇理中厨。饮客惠山白，清酏冰玉壶。荐客吴美味，江瑶压松鲈……”<sup>[32]</sup>卷2，酒船。这样大的游船本身就可以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不必另备酒船。“惠山白”为无锡产的名酒，而“松鲈”就是闻名天下的松江鲈鱼，都是江南名产。苏州虎丘山塘画舫大者专门有船娘理厨。袁景澜在其所著《〈山塘画舫词〉序》中介绍所谓“行庖”的情况，其实就是水上流动饭店。他说：“船娘多娇，不任舟楫事……尤擅烹饪。后艄厨具，凡水筯帚，西娃箸，酱瓿醋，镊勺盃盏，茱萸芍药之属，靡不必具。湖鲜海错，野禽山兽，覆压度阁。拙工司炬，窥伺膳夫颜色，以施火候。于是画舫在前，酒船在后，篙櫓相应，放乎中流……是谓‘行庖’，亦称‘水宴’。”<sup>[12]</sup>卷1，苏台揽胜词 一年一度的端午山塘竞渡，在画舫上餐饮花费更多。“船窗洞达，玻璃与水，相映若一。庶羞既设，肴馔杂陈，珍错异品，咄嗟而办。小饭大馔，筵费万钱，欢笑远闻，杯盘狼藉。”<sup>[25]</sup>卷3，五月·山塘竞渡，180 南京秦淮河上画舫主人烹调技艺也相当高超。

舟子烹调，亦皆适口，无论大小船皆谙之。火舱之地，仅容一人，踞蹲而焙鸭、烧鱼、焖羹、炊饭，不闻声息，以次而陈。小泛清游，行厨可免。再买菽乳皮，以沸汤淪之，待挤去其汁，加绿笋、干虾米、米醋、酱油、芝麻拌之，最为素食之美品。家庖为之，皆不能及。<sup>[15]</sup>

游船另一重要服务内容就是为游客提供娱乐服务。画舫与笙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早先苏州等地并无戏院，主要是在戏船上演出，供游湖或游河的人观看。乾隆时人顾公燮说：“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梢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

旁，客有后至者，令仆候于北马头，唤荡河船送至山塘，其价不过一钱六分之事……至雍正年间，郭园始创开戏馆，既而增至一二馆，人皆称便。由是卷梢船歇矣。”<sup>[33]</sup>除了上述戏船为游人提供大戏之外，绝大部分画舫都提供音乐、戏剧等娱乐服务。妓女既是画舫的消费者，又是在画舫上提供娱乐甚至色情服务的从业者，兼具双重身份。画舫中的妓女的职责之一是劝觴侑酒。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狎妓饮酒并非道德不洁，在某种程度上还被人们视为风雅之事，所以清吴懋谦旅居阊门时，便将自己在画舫中用歌妓侑酒书之笔端。“极目吴山绕翠微，阖闾台榭正芳菲。珠帘夜静梨花落，画槛春深蛺蝶飞。十里香尘迷雀舫，一时罗袖拂臣衣。更添高烛篔簹转，碧月乌啼醉不归。”<sup>[34]</sup>卷10，金闾夜饮是日有两女郎佐酒 张茂炯《吴门竹枝词汇编》载：“六柱春船七里塘，舞裙歌扇劝飞觴。及时行乐销金窟，赢得游人醉冶坊。”<sup>[35]</sup>卷13，山塘倚棹词 扬州妓女侑酒与吴中略有不同之处。妓家独乘一舟，往来于各船之间，“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澜索酒，倾卮无遗滴”<sup>[7]</sup><sup>249</sup>。

妓女的又一服务内容是为游人演奏音乐或唱曲歌舞等。“纤指弄娇弦，朱唇发清讴。戏具拉杂陈，投琼列撈。小娃年十五，韶慧无匹俦。行酒工调笑，乐方良独殊。”<sup>[32]</sup>甚至妓女声色笑貌都成了消费对象。此外妓女还为游客提供色情服务。游船中还专门有歌船为游客服务。比如乾隆时代的扬州，“歌船宜于高棚，在座船前。歌船逆行，座船顺行，使船中人得与歌者相款洽。歌以清唱为上，十番鼓次之；若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评话之类，又皆济胜之具也。”<sup>[7]</sup><sup>242</sup>

江南游船还有其他游乐项目，比如下棋。扬州一些围棋高手多选择画舫作为手谈的最佳场所，“画舫多以弈为游者”<sup>[7]</sup><sup>248</sup>。南京秦淮画舫每年逢喜庆节日还大放烟火以为乐。

画舫竞放烟火，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笺、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殚。<sup>[15]</sup>

每当夏日酷暑，江南游船的生意便特别好。游船除为有闲子弟提供招妓饮酒服务外，还提供赌博、游戏、说书、清唱等娱乐活动。吴中地区有乘画舫纳凉的习俗。“吴人谓纳凉为乘风凉。”“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筵或虎埠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诨，谓之说书。”<sup>[25]</sup>卷6，六月·画舫乘凉，<sup>212</sup>颇有自娱自乐的味道。

舟子亦即船主也有他们兜揽生意的手段。前述除了在画舫的外包装和内部陈设上下工夫之外，船主还采取其他手段赚钱，“舟子藉诸丽妹以昂其值。”<sup>[12]</sup>卷1，苏台揽胜词 逢吉利的日期也可加价。“船逢十八价偏昂，恐怕官封到处藏。勾引游人私下说，要钱加数愿情装。”<sup>[8]</sup><sup>1365</sup>

有的船主别出心裁，游船装饰与众不同。“抬篷划子更轩昂，荷叶为灯四角张。栏干千围皆茉莉，风来水面隔船香。”<sup>[8]</sup><sup>1365</sup>四面围以茉莉花，这样的游船成了名副其实的“花船”。扬州的花市有在游船中举行的传统，好事者因而忽发奇想，也未可知。“画舫有市会。春为梅花、桃花二市，夏为牡丹、芍药、荷花三市，秋为桂花、芙蓉二市……每市，游人多，船价数倍。”<sup>[7]</sup><sup>240</sup>

游人游湖或游河大多预约，特别是在旺季或节日。秦淮人家来客以邀客人游画舫为恭。捧花生《画舫余谭》详细描述了画舫预约的经过。

凡有特客，或他省之来吾郡者，必招游画舫以将敬。先数日，即擘小红笺，贮以小红封套，笺上书“某日买舟候叙，某人拜订”，命仆送至客所。客如不到，随即以小红笺上书辞谢，下书“某人拜手”字样，仍贮送去之封套内，并原请之笺还之，是曰“不扰”。否则主人预计客之多寡，或藤绷，或走舱，赁泊水次。临时速客共登，大半午后方集……另以小舟载仆辈于后，以备装烟问话。盘餐或从家庖治成，用朱红油盒子担至马头，伺船过送上。或择名馆如“便意”、“新顺”之类代办，以取其便。又或雇佣外间庖人，载以七板儿两只，谓之“伙食船”，一切盘盂、刀砧、醋瓢、酱甌、乌银、琼屑、以及僵禽毙兽、果蔬、椒豉、葱薤之属，堆满两腊，烧割烹调，唯命是听。<sup>[15]</sup>

秦淮河的游船管理有条不紊，一是政府定时起闭水关，有一定码头和游览路线；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舟子自觉遵守。

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新桥、南门桥、长乐渡、武定桥、文德桥、利涉桥，经东水关，至大中桥。佛成桥、西华门桥、竹桥、太平桥、桴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不能紊乱。间或舍此而之彼，谓之“上马头”，必于新浜有所费而后才可入。<sup>[15]</sup>

由于有良好的管理，雇游船游玩特别方便。游船业成为南京传统服务业的主流产业。“游人有熟识之舟子，舟子有熟识之游人。临时相值，不待问其涉否，招招者，已迫而近前。若夫七板、瓜皮各小船，只供南北往返之需，既免徒步之劳，亦避蒸热之苦，其值无多，而其用甚便。”<sup>[15]</sup>

## 四、明清江南地方政府的游船业政策及其评价

明清江南地方官员对画舫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为点缀升平的需要,他们就听之任之,甚至偶尔还会与民同乐,前述不少官员参与画舫游就是如此;如果从维持风化而言,某些守正的官员就会起而禁止画舫,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维持风化和社会治安,二是农本思想,防止过分的浪费资财,不利于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此外还与官员本身的喜怒有关。

对于画舫的负面影响,常州人邵长衡对江南酒船的耗费表示愤慨。“人言吴侬乐,我笑吴侬愚。中人一家产,酒船一日需。十船十中家,漏卮焉不枯。巷有饥饿人,晨炊无烟。奢靡何以救,会须燔其船。念此坐太息,惜哉我无权。”<sup>[32]</sup>尤其是节日画舫游对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会造成不利影响。比如端午竞渡。“吴门竞渡,盛于山塘……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尝约游人买舟奠酒之资,一日不下数十万,而缠头不与焉。龙舟诸游手先期敛财釀饮,亦所费不貲。金粉成围,固太平之盛事,泥沙浪费亦消耗之权舆。”<sup>[29]</sup>作者主要从生产的荒废、金钱的浪费角度看游船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持否定态度。

遇到水旱天灾,统治者表示“忧国忧民”之心,往往禁止游船活动或与冶游相关的娱乐活动。“画舫竟放烟火,向为河上大观……客岁又逢亢旱,奉官停止。故夜游者,争事南油西漆,遂忘电掣雷轰云。”<sup>[15]</sup>遇到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小民赋税加重,甚至民不聊生的年景,娱乐活动大多遭禁。明末农民战争使得朱明王朝江山岌岌可危,加之山海关外满洲铁蹄的蹂躏,江南又连年受灾,明朝统治者对画舫严厉禁止。“只因辽海羽书传,三度端阳逐画船。今岁西台弛厉禁,河房一日赁千钱。”<sup>[36]</sup>江南地方官员对游船多次下令禁止,但效果只是短暂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教化。“金陵之秦淮河中驱逐歌妓,禁止游船,此当局者正人心,厚风俗,崇节俭,绝淫糜固为政之根本也……本月六七等日复于船中燃灯张宴,舟楫填塞,酒炙纷罗,挈妓者类托言携眷,一时衣香人影几复旧观。大府闻之甚慧……遂复行禁止夜游云。”<sup>[37]</sup>这位官员对于游船禁止带有个人主观好恶的色彩,并非想长期禁止下去,只是经别人劝说,曾一度想放弃禁止,但游人并非了解“大府”的意图,结果触了该官僚的霉头。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整治社会风气颇力,“又有优觴伎筵,酒船胜会,排列高果,铺设看席,糜费不貲,争相夸尚……”<sup>[38]</sup>,但是汤斌并不固执己见,“或言此小民生计,乃止”<sup>[33]</sup>。

江南地方官员对画舫的禁止,不管从什么角度

考虑,其正面效果并不理想。苏州的禁止比较有力。1875年春苏州禁止画舫游,虎丘山塘呈现一派萧条景象。“今春市面萧瑟兼之功令森严,不准宴会,凡画舫之矫矫者,亦皆掩篷停棹,索然兴尽。若朱桂林、石柱卿等俱破壁飞去;陈绣珠则好事多磨,抑郁而欲披荆为尼矣。并闻陈绣珠酿成讼事,其祸为尤酷,该舟子当堂刑讯,毁家破产”<sup>[39]</sup>;1881年夏“苏郡护抚谭中丞(即谭序初——笔者注)莅任以来,所有旧禁各条悉皆三令五申,不惮谆谆告诫,故歌船画舫,城厢内外寥寥无几”<sup>[40]</sup>。

一些较为开明且善于变通的地方大员并非一味禁止,而是加以引导,比如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沈葆楨等即如此。“秦淮画舫艳称于时,粤匪之乱歇焉泯焉。曾文正持节两江,与民休息,特助创兴,虽不敌昔日之盛,而夕阳箫鼓亦踵事增华;沈文肃公继持节,丰裁峻厉,然青溪数曲间未闻打鸭惊鸳也;本年刘岷庄制军莅任东山谢傅,不废琴尊丝竹之欢。”<sup>[41]</sup>

综上所述,画舫禁游之所以效果不好,一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剥夺了不少以此为生的小民生计;二是传统社会娱乐活动相对有限且单调,此途一禁,人们的商业往来,社交活动空间便被限制,造成许多不便。一些有识之士就在《申报》上撰文提出异议。“且秦淮一带其以绿篷船为活者不知凡几。一经严禁,则此辈无以生,有啼饥号寒而已,此则尤为可悯者也。”<sup>[18]</sup>禁止画舫,“士民苦之,商旅更苦之……一旦令其弃黜聪明,杜绝游观,萧然自比于穷乡僻壤,势必不能,况绿篷船户数百家均无所得食,坐以待毙,行仁政者或不忍出此”<sup>[37]</sup>。

参考文献:

- [1] 乾隆吴县志,卷24 风俗[M]. 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
- [2] 张岱. 陶庵梦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3] 顾禄. 清嘉录[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4] 沈心. 孤山房诗集[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5] 周京. 无悔斋集[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6] 范濂. 云间据目抄[M]. 笔记小说大观本.
- [7]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 [8] 秦锡光. 锡山风土竹枝词[M]//程梦星. 虹桥竹枝词. 袁枚. 随园诗话,卷5[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 [9] 乾隆常昭台志[M]. 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 [10]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M].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 [11] 王士性. 广志绎[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2] 袁学澜. 山塘画舫词序[M]//适园丛稿. 清同治十一年(1872)香溪草堂适园丛稿本.
- [13] 余怀. 板桥杂记[M].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
- [14] 珠泉居士. 续板桥杂记[M].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
- [15] 捧花生. 画舫余谭[M].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
- [16] 甘熙. 白下琐言,卷2[M]. 民国丙寅年(1926)江宁甘氏刊本.
- [17] 范祖述撰,洪如高补辑. 杭俗遗风·时序类[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6.
- [18] 记金陵秦淮严禁乐籍事[N]. 申报,1873-07-01.



- [19] 西溪山人. 吴门画舫录[M].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
- [20] 灯船纪盛[N]. 申报,1882-09-09.
- [21] 画舫萧条[N]. 申报,1878-06-18.
- [22] 张茂炯. 吴门百咏[M]. 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 [23] 姚旅. 露书:卷 8[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24] 唐寅. 六如居士全集[M]. 清嘉庆果克山房刻本.
- [25] 袁景澜. 吴郡岁华纪丽[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6] 黄式权. 淞南梦影录:卷 4[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7] 王韬. 瀛壖杂志:卷 5[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8] 秦淮风景[N]. 申报,1879-09-14.
- [29] 个中生. 吴门画舫续录·纪事[M].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
- [30] 徐寿卿. 金陵杂志·社会志·画舫[M]. 清宣统间刻,民国七年重印本.
- [31] 周长发. 赐书堂诗钞[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32] 邵长衡. 青门剩稿[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33] 顾公燮. 消夏闲记选存[M]. 吴中文献小丛书本.
- [34] 吴懋谦. 芭庵二集[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35] 张茂炯. 吴门竹枝词汇编[M]. 苏州古旧书店 1986 年复印本.
- [36] 文震亨. 秣陵竹枝歌[M]. 明天启水嬉堂刻本.
- [37] 秦淮复禁游船夜泛[N]. 申报,1873-08-05.
- [38] 汤斌. 汤潜庵先生文集节要:卷 8[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39] 画舫箫瑟情形[N]. 申报,1875-04-07.
- [40] 申禁花船[N]. 申报,1881-08-02.
- [41] 灯船繁盛[N]. 申报,1880-08-24.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A Study on Management Spaces, Service forms of Pleasure-Boat Industry and Its Change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NG Li-zhong

(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Ships are important tools of Communication in Jiangnan region of rivers and lakes, while pleasure boats were important carriers for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 of tourism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Jiangnan's pleasure boats was broad and the categories of pleasure boats vari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the progress of ages, the manufacture technique of pleasure boats also improved continuously. The adoption of new materials, modern styles is to attract tourists greatly. In addition to pushing forwar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pleasure boat industry could also satisfy people's recreational demands and promote business trade as well as improve people's life quality. In addi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Jiangnan's local governme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 pleasure boat industry and their effects which make us adopt more flexible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service sector. A deep probe into the traditional tourist resources in Jiangnan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Jiangnan area as well a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day.

**Key words:**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urism; service sector; pleasure boat